

漢語動詞「吃」從行動到遭受的語意延伸

—兼論辭彙化分類

陳崧霖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摘要

依據論元結構 (Argument structure) 而論，動詞「吃」需指派兩個論元 [agent, theme] 分別作為主語及賓語。施事主語具自主性 (+volitional) 和控制性 (+controlling) 的語意特徵，而受事賓語則有具體性 (+concrete)。除了典型的動作及物 (action, transitive) 用法外，另有非動作不及物 (non-action, intransitive)，表示「遭受」(suffer) 意，主語成為了經驗者 (experiencer) 而賓語是刺激物 (stimulus)。這兩種不同的語意，卻有相同的形式結構：(S) NP1+(V) 吃+(O) NP2。本文基於動態語法 (emergent grammar) 討論動詞「吃」的賓語由具體性 (+concrete) 泛化 (generalization) 為非具體性 (-concrete)，並且帶有不幸 (adversity) 的意涵。而主語的論元語意角色 (semantic role)，從動作施事者，成了非自主性的 (-volitional) 經驗者，使得動詞「吃」由動作及物，重新理解 (reinterpretation) 為非動作性不及物的用法。同時，本文也從辭彙化角度試圖為「吃 X」形式做分類。

關鍵字：論元結構，語意角色，辭彙化，動態語法

1. 前言

本文分述兩個主題：分析現代漢語實辭「吃」，如何從一個表示施事行為的行動動詞 (physical verb) 經由語意延伸為表示「遭受」意的動詞。另外，從「吃 X」形式中進行辭彙化分類及討論。語料來源為「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以及「自省式」語料，並參酌相關華語文教材例句及內文說

明。在正式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先援引《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¹「吃」的用法，並透過華語教材《中文聽說讀寫》對「吃」的語意以及用法先做觀察。

《國語辭典》中列舉「吃」的意項共有九項之多：口中咀嚼食物後嚥下「吃飯」、「吃藥」；吸入、吸收「吃煙」、「吃墨」；奪取對方的棋子或牌張「抽車吃炮」、「吃掉老 K」；吞沒「我的儲蓄全給他吃了」；沉入「這船吃水多深」；擔負「吃重」、「吃不住」；捱、受「吃驚」、「吃虧」、「吃官司」；理會、接納「他軟硬不吃」、「誰吃這一套！」；耗費「吃力」。「吃」的意項這麼多樣，除了上述這些用法還有「吃食堂」、「吃家裡」、「吃學校」、「吃官司」、「吃閉門羹」等用法，就此看來這些「吃」的用法對於非母語的學習者來說需要大量的個別記憶。

《中文聽說讀寫》Level I 第三課教了動詞「吃」“to eat”的用法：我請你吃晚飯，怎麼樣？Level II 第九課、十三課也教了「吃」：「吃醋」“to be jealous；to eat vinegar”如：我們老闆的太太最愛吃醋；他跟那個女孩只是一般朋友你不要吃醋。由此看來「吃醋」有兩種意涵，一種為飲用食醋；一種為帶有隱喻意涵的用法，「吃醋」的兩種語意也端賴語境的理解。

「吃」的多元語意，透露著語言使用與語法、語意的互動關係。陸儉明（2005: 292）指出「吃食堂」、「吃館子」語言學一般分析為動賓結構，賓語為處所賓語；對外漢語教師則是說「吃食堂」、「吃館子」是在食堂跟館子內吃飯，因此外國學生就造出「吃前門的全聚德」、「吃勾園七號樓餐廳」的錯誤句子。為何前者「吃食堂」、「吃館子」就可以，而後者卻不行？他點出了三項觀察：「食堂」、「館子」是不是處所賓語？「吃食堂」、「吃館子」有沒有對賓語有任何限制；什麼樣的場合才會使用「吃食堂」、「吃館子」？

就上述「吃」引發的語意及教學上問題，本文將採取語言本體研究對「吃」的辭法、語意和語法進行論述。

1.1 跨語言的觀察

江藍生（1989）從歷史語料指出，「吃」表示被動用法在北宋以前就已經出現，到了明清才獲得就成熟的發展。他把「吃」的遭受意²，分為下列兩種格式：

¹ 底下稱為「國語辭典」

² 該文用被動意，本文採用遭受意。

「吃+動」(吃 V) 和「吃+名+動」(吃+N+V) 引進動作施事者，並舉了下列的用例：

- (1) 我因為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裡。(碾玉觀音)
- (2) 這雷橫是個大孝之人，見了母親**吃打**，一時怒從心發。(水滸傳)
- (3) 似此往來，通有數十遭，後來便**吃殺**了。(水滸傳)
- (4) 婦人**吃**他幾句**搶**得通紅了麵皮。(金瓶梅)

例(1)「吃郡王打」和例(2)的「吃打」相互對照之下，我們可以看出前者引入動作打的施事者，而後者省略施事者只保留動詞及表遭受意的「吃」。不僅在古漢語中「吃」具有遭受意，現代漢語以及其他語言也有相同的現象。

現代漢語表遭受意的「吃」可以出現在「吃+動」如：吃苦、吃虧、吃惱、吃驚、吃瘪，以及「吃+名詞」如：吃棒、吃官司、吃罪、吃釘子。如下例：

- (5) 忽見紅馬倒斃，**吃**了一驚
- (6) 喜歡計較的人，無法心平氣和，反而常常**吃大虧**。
- (7) 這件事，他**吃**足了苦頭。
- (8) 獸醫院前棄病狗害死牠**吃**官司。
- (9) 他這個人目高於頂，我才不願上門去**吃**釘子。

例(5) - (9) 主語成為了經驗者 (experiencer)，而賓語「驚」「虧」「釘子」「官司」等是刺激物 (stimulus)，此時動詞「吃」為非動作不及物 (non-action, intransitive) 表示「遭受」(suffer) 意。

除了漢語以外，Haspelmath (1990) 指出希臘語以及韓語都可以用「吃」表達遭受意。如下希臘語「吃」 *trocho* 「檢查字體??」可以有下列的表遭受意涵：

- (10) *trocho ksilola* (Είμαι ξυλοδαρμό) “I eat wood”= I am beaten
- (11) *trocho kritikila* (Είμαι κριτική) “I eat criticism”=I am criticized
- (12) *trocho yuxaïisma* (Είμαι jerring) “I eat jerring”=I am jeered

上述三例對照漢語的語意表示為「吃敗仗」「吃批評」³「吃惱」。韓語也有同樣的用法，韓語的“meg-”（eat）的遭受意涵如下例句（13）：

（13）

이	도시	시장이	시민들에게	욕	먹었다
이	도시의	시장이	시민들에게	욕	먹었다
I	dosi-uy	sijung-l	simin-dul-eygey		
This	city-GEN	mayor-NOM	citizen-PL-by		
yog-meg	ess-da.				
criticize-PASS-PAST-DECLAR					
“The mayor of this city was criticized by the citizens”					

句中的“yog-meg”（욕먹）表示遭受批評、被批評。從上述古漢語、現代漢語以及希臘語、韓語來看，表示遭受意的「吃」，其實語的語意成分都是帶有貶意的負面意涵。

從語言類型分布來看，Haspelmath（1994）及 Heine and Kutave（2002）指出，遭受意其來源共有九種⁴，本文認為「吃」（eat）、「接受/得到」（get）、「遭受」（suffer）這三個路徑和「吃」從施事行動動詞轉變為遭受意有關。

就漢語被動語意的發展來看，張洪明（1994）認為漢語表示不幸的被動標志演化完成前有一個中性階段，亦即不帶有不幸意，如：愛人者必見愛（墨子·兼愛下）、天被爾祿（詩經），其實語的語意屬性都不帶有貶意或是損害。據此，我們同樣也能夠觀察到遭受意「吃」同樣的也具有這個中性階段，也就是說沒有被動受害的意涵，如例（14）-（16）：

³ 吃批評，這種用法在平衡語料庫及國語辭典中未見，但在上海方言中「吃牌頭」「吃批評」都是表示被人訓斥。[吃牌頭]吃批評。2009年6月8日11:56。來源：東方網選稿：謝婧。吃牌頭——上海方言中，指被批評。

⁴ 這九種類型如下：來自動詞「見」（see）如法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來自「遭受」（suffer）如越南語、韓語；「吃」（eat）如韓語 Hharia Juang??；「得到」（get）如韓語、越南語、德語等；「伴隨」（comitative）如 Baka Lamang；「落」（fall）如韓語 Tamil Tonga；人稱代辭（personal pronouns）如 Ewe Hungarian Luba；反身代辭（reflexives）如：俄語、丹麥語、波蘭語；反使動標記（anticausative）如 Early 羅曼語。

- (14) 別把我當成你的個案，我才不吃這一套。
- (15) 體重卻節節上升，正是因為身體不吃這一套
- (16) 他軟硬不吃。

上述三例，動詞「吃」並不表示吞嚥和遭受，可以暫時理解為「接受」意。動作及物表飲食的「吃」其語意如何延伸為「接受」、「遭受」並且辭彙結構為何，底下將繼續討論。

2. 動態語法--論元結構的動態特徵

Hopper (1987: 139) 使用了“emergent grammar”(動態語法)這個概念來詮釋語法結構和實際的語言使用關係。在他(Hopper 1998: 156)的文章當中言明了動態語法是要挑戰語法規則具有其固定的原則此一概念，他主張在語言交際時語法是帶有動態的特徵，由中心到邊緣的遷移。在此觀點之下，語法的起源是來自於理解以及交際溝通⁵。

陶紅印(2001: 160)指出動態語法學派其主要精神認為語法不能脫離實際的語言交際，語法研究是從言談交際中產生的。其次從具體的語言運用來觀察結構特性，解釋成因以及了解結構的動態變化。張伯江(2005)闡述了動態語法學派是以「用法先於語法」將語法看成動態的、在使用中逐漸成型的，即「語法的非穩定性」觀點。

從上述的動態語法觀點，可以幫助我們有效解釋動辭「吃」從行動到遭受意的發展。陶紅印(2000: 23)的文章便是以動態語法的視點研究動辭「吃」的語意發展，他指出飲食意的「吃」類動辭論元結構如下：

一式：施事+(工具/處所)+吃+受事(固體/可吃之物)

但是，語言使用中常常會出現和這個結構不同的形式(如：吃官司、吃閒飯、吃現成、吃釘子、吃打、吃這一套)在理解上人們都可以毫不費力，因為動詞的論元結構是開放性的具有動態變化，並且是受制於語言運用的。

⁵ 原文如下：Emergent grammar wants to do away with the notion that all the grammatical rules come as part of a fixed, innate part of humanity. It takes "grammar" and relocates such structure "from the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Grammar, in this view, is not the source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but a by-product of it. Grammar is, in other words, epiphenomenal" (Hopper 1998: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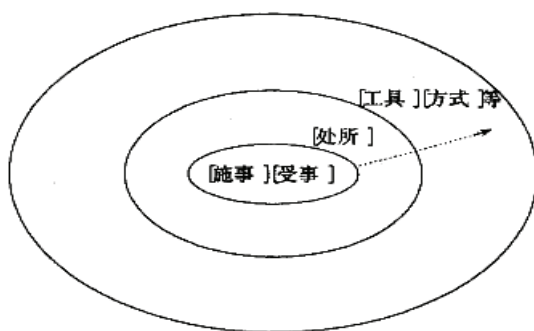
單純的論元結構研究是無法說明這個語言事實，進而提出了動態論元假說（the emergent argument structure hypothesis），並有三個特點：

1. 動辭所帶的論元類型及範圍不是固定不變，而是開放流動。
2. 動辭論元結構會因為說話人的動態言談中得到擴展或是縮小。
3. 如果動辭論元結構得到擴展，期發展路徑是從原型（Porto-typicality）開始擴展。

據此，由一式的論元結構變為二式：施事+吃+偽受事（工具）。而「偽受事」的類型有下列兩種⁶：

1. 「吃」+處所，如：吃食堂、吃家裡、吃學校、吃部隊。
2. 「吃」+生活依賴對象（工具）：吃教、吃現成、吃閒飯、吃定息、吃老本

很明顯的如果我們採用一式的論元架構，這些語料完全都無法符合動辭對論元的語意要求。陶紅印（2000: 26）認為動辭「吃」的受事成份朝兩方面的擴展：一為非典型的食物受事成份可以出現在賓語（吃藥、吃奶、吃水、吃油、吃湯、吃酒）；二為邊緣的論元成份（如處所）也被當作受事（如：吃利息、吃老丈人、吃家裡、吃批評、吃請）。他把「吃」論元擴大的路徑繪製下圖（一）：



圖一：動態論元發展路徑（陶紅印：2000）

⁶ 陶（2000）分為三種：「吃」+抽象工具（吃定息）；「吃」+處所（吃接待站）；「吃」+生活依賴對象（抽象工具）（吃老本，吃老丈人），但實際上可以分作兩種，部分語料由筆者附加。

就上圖（一）來看，第一圈其實就是一式（施事+（工具/處所）+吃+受事（固體/可吃之物）第二、三圈則是二式（施事+吃+僞受事）。從第一圈開始向外發展的動因，陶紅印（2000）指出這其中的運作其實就是：隱喻和轉喻。像是「食堂」，因為提供食物的處所經常和食物有所關連，所以人們在心理上就自然的把這類處所比喻作食物的本身。同樣的工具是在「吃」的過程中所需要的構件，因此也就會出現「吃筷子」、「吃刀叉」的用法，而「吃利息」、「吃父母」、「吃老丈人」，我們就是把後面的賓語視為一種生活依靠的來源，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表示一種利用的工具。

其實，就陶紅印（2000）的說法，我們也可以說「吃」的賓語成份，由原本可以吞嚥的物質，經由隱喻逐漸泛化（generalization）為處所或是抽象名辭，當然這也意味著「吃」的語意連帶的產生變化。然而，上述「吃」「動態論元假說」的兩個變式（一式、二式）還不足以涵蓋「吃」的各種語意延伸。因為在下面的語料中（17）-（22），主語不是施事而是經驗者（experiencer）而賓語為刺激（stimulus）。

- （17）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
- （18）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
- （19）我和女人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姪兒……。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
- （20）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倒教家中老父吃苦。
- （21）這種苦差事，真叫人吃不消。
- （22）企管碩士（MBA）在過去並不吃香。

從上面的這六個例子來看，結構上來說都還是 SVO 型，但是主語和賓語的語意角色就不同了。據此，可以再推衍出三式：經驗者/受事+吃+刺激。這裡動辭「吃」的語意變成了遭受/承受義。我們把三種句式整理如下：

- 一式：施事+（工具/處所）+吃+受事（固體/可吃之物）。如：吃飯、食飯、食煙、食奶、吃葷。
- 二式：施事+吃+僞受事。如：吃食堂、吃學校、吃父母、吃利息、吃教、吃現成、吃閒飯。
- 三式：經驗者/受事+吃+刺激。如：吃虧、吃批評、吃驚、吃醋、吃苦、吃不消、吃香。

由上面的這三個句式來看，當「賓語」的語意成份帶有泛化或是有隱喻意涵，句中的各個語意角色，連帶著產生了變動。由第一式到第三式，主語的主導性慢慢的削弱，其原因也就是賓語的語意成份產生變化。如同陶紅印（2000）的「論元擴大路徑圖」一樣，越離開典型的核心，其語意也就越依賴於語境和說話人、聽話人彼此之間的推理。尚待細究的問題是，上述三式中「吃」的語意是如何產生的，即由一式的飲食吞嚥，到二式的憑藉依靠，再到三式的遭受承受，底下將繼續討論。

3. 「吃」從施事行為動辭到被動遭受的發展

正如前述（第一節），張洪明（1994）認為被動意涵演化完成前，將會經歷一個語意中性階段，並非直接由主動跳躍至被動遭受，在本節中我們將討論從動辭的動作行為到遭受的發展階段。

3.1 動作行為域「吃」的語意發展

依據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而論，動辭「吃」需指派兩個論元分別作為主語及賓語，依據次類劃分（subcategorization）可以表示如下形式，例句如（23）-（25）

吃, V, _____ NP (agent, theme)

（23）你可適量**吃**瘦肉、豆腐等。

（24）**吃**麥片、吐司時，可加入些許果醬。

（25）我小時候曾經三餐只有**吃**泡麵。

例（23）-（25）動辭「吃」表達一個具體的生理行為（physical activity）。主語具自主性（+volitional）以及控制性（+controlling）的語意特徵，並具有施事行動（+agent, +action），而受事（theme）賓語為動辭作用的實體，不僅具體同時也是受到動作的影響（+concrete, effector），下面再觀察其他例句（26）-（29）。

（26）年節送禮送金，某些人很**吃**這一套的，只有清高卓絕之士，不**吃**這一套

（27）別把我當成你的個案，我才不**吃**這一套。

（28）甚至去打茶圍（**吃**花酒）。

（29）就像請客**吃**喜酒一樣，已然成為臺灣結婚習俗的重要形式。

例(26) - (29)「吃」和表示「吞嚥飲食」的用法無關，這裡「吃」的語意是「得到」「獲得」「接受」，例(26)(27)「吃這一套」動辭「吃」並不表示主語的「吞嚥」動作，而是一種「可接受」(acceptable)「送禮送金」是表達「餽贈」的事件，而針對這個情況，主語可以採取「吃」或「不吃」這一套，亦即接受或不接受這種餽贈，例(27)「當個案」，主語「我」採取了「不吃這一套」表達不接受這樣的做法，「這一套」所指代的內容，是在出現在句首的「主題」(topic)如(30)(31)：

(30) 談戀愛寫情書？我才不吃這一套。

(31) 甜言蜜語，小女生很吃這一套。

上述兩例，主題為「寫情書」、「甜言蜜語」，主語「我」、「小女生」可以對「這一套」進行自主和控制(+volitional, +controlling)選擇「接受」和「不接受」，表達具體的動作施事性(+action, +agent)。

例(28) - (29)「吃喜酒」⁷「吃花酒」，以「喜酒」、「花酒」代表一個事件或處所，亦即以「喜酒」代表婚宴表示歡迎到來，「花酒」代表聲色場所，「吃花酒」表示到這個地方，陳述主語的自主動作。在這些例子中主語屬性而具自主性和控制性(+volitional, +controlling)，是表具體動作但卻不是對賓語進行施事行為(+action, -agent)。

對於主語的自主性和控制性，可以透過否定辭「不」、「沒」、「沒有」來做測試，如下所示：

約定俗成意	不	沒	沒有
吃喜酒	不吃喜酒	沒吃喜酒	沒有吃喜酒
吃花酒	不吃花酒	沒吃花酒	沒有吃花酒

Li & Thompson (1981: 318) 指出否定辭「不」、「沒」、「沒有」都可以表示主語對動辭的支配情形，但是「不」有表示不願意或是拒絕做，「沒」、「沒有」為中性的否定。「吃喜酒」、「吃花酒」已經是一個辭彙化(lexicalization)，約定俗成來論，他的語意相當固定，都是表示參與一個事件活動。

⁷ 關於吃喜酒的英譯，常見的為“go to wedding feast”或是“attend wedding (feast)”或許在某些概念上“get to”也有相似之處。

「吃喜酒」是指參加婚宴，其否定形式為「不（去）吃喜酒」；「吃花酒」表示去聲色場所，其否定形式為「不（去）吃花酒」，藉由「不」的測驗可以看到主語的拒絕自主性及控制性，相較於「沒」、「沒有」更加的強烈。約定俗成的辭彙，在使用中都是屬於「無標」(unmark)，除非有特殊的意涵才會以「有標」(marker)出現，如上述「不吃喜酒」、「不吃花酒」的否定形式，表達主語強烈的自主意志，和既有的意涵「吃喜酒」、「吃花酒」是兩種不同的表達。

綜合上述，我們認為「吃」在動作行為的範疇內，可以再細分如下的語意表達。

動作行為域	主語	動辭	賓語	例
吞嚥意	+volitional <u>+agent</u> +controlling	+action, +transitive	+ affectedness <u>+ concrete</u>	(23)-(25)
接受意	+volitional <u>+agent</u> +controlling	+action, +transitive	+ affectedness <u>+ events/activity</u>	(26)-(27) (30)-(31)
參加(與)意	+volitional <u>+agent</u> +controlling	+action, +transitive	+ affectedness <u>+ events/ activity</u>	(28)-(29)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吃」在各項論元角色的特徵。在表示「吞嚥」的用法時，主語具有自主性，可以對這個實體的賓語造成「吃」或「不吃」的影響。接著，當這個賓語指代為一個事件或是活動時，就不能理解為「吞嚥」，而是表達主語對於此事件或活動的「接受」與「不接受」兩種影響。最後，當這個賓語事件或活動，附有固定的約定俗成意涵，如：吃喜酒、吃花酒，則是表示對這個事件活動的參與意。

表達接受以及參與意的「吃」在主語和賓語的語意屬性是相同的，也就是說不論「(不)吃這一套」或是「(不)吃花酒」，主語都有其自主性並且也可以對賓語的事件或是活動造成施事性的影響。綜合來看，「吃」在動作行為領域中語意又可以細分為吞嚥、接受以及參與，主因是賓語語意屬性由具體名辭泛化為表達事件、活動的抽象名辭。

3.2 非動作行為域「吃」的語意發展

上述中，討論了「吃」在動作施事行為域的語意延伸，接著繼續說明「吃」在非動作行為域的用法，首先觀察下例（32）-（36）。

- （32）李文秀**吃**了一驚：「莫非是漢人強盜？」
- （33）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
- （34）建設局長巡視，萬客隆，內湖店，**吃**閉門羹。
- （35）銀行不了解國內企業習於做兩套帳、而**吃**了倒帳的經驗。
- （36）亞運國手全部安排下場，還連**吃**敗仗。

例（32）-（36）句中的主語並不是動作行為「吃」的施事者，而是不具控制性（-controlling）的經驗者（experiencer），動辭「吃」之後帶有表示「心理狀態」的賓語如：「驚嚇」、「苦難」、「閉門羹」、「倒帳」、「敗仗」作為刺激物（stimulus）。此時，「吃」的語意就無法理解為動作行為域中的「吞嚥」、「接受」或是「參與」，而是表示遭受「驚嚇」、「苦難」、「閉門羹」、「倒帳」、「敗仗」。依據次類劃分（subcategorization）形式可以寫為：

吃, V, _____ NP （experiencer, stimulus）

對照上節動作行為域中的「吃」，如果主語是施事者而賓語是受事，那麼動辭「吃」便具有施事性動作可以理解為「吞嚥」、「接受」、「參與」三類語意；相反如果主語是經驗者，而賓語是刺激物，那麼動辭「吃」就會是非施事性的非動作動辭如例（32）-（36）。然而，這個表示「遭受」意的「吃」從何而來？我們認為和「吃」的接受意有關，是以再觀察下列例子：

- （37）我甚麼都吃，就是不**吃**悶虧。
- （38）這樣不但你**吃**了虧，雙方也常常不歡而散。

以「吃虧」來看，是表示遭受到虧待或是損失，例（37）中的「不吃悶虧」即是表示：我甚麼都可以接受，但是就是不接受虧待。而例（38）「吃虧」就是表示「虧」（刺激）使主語「你」遭受不易的意涵而導致後面的「不歡而散」的結果。也就是說，當主語仍然具有自主和控制（+volitional, +controlling）時，明顯的可以表達「接受」和「不接受」的情況如例（37）。相反的，當動辭「吃」後面的賓語成了帶有心理狀態的動辭、名辭就成了刺激物，此時主語變是經驗者並且失去了自主性和控制性（-volitional, -controlling）。

謝曉明（2008: 213）列舉了下列兩例（39）（40）他認為這兩個例子都是表示接受言語或是批評，都是和「吃飯」有相似之處，主要是因為隱喻所造成。

（39）于德祿很會說話，也很會「吃」話。不管委員的意見提得多尖銳…也都全「吃」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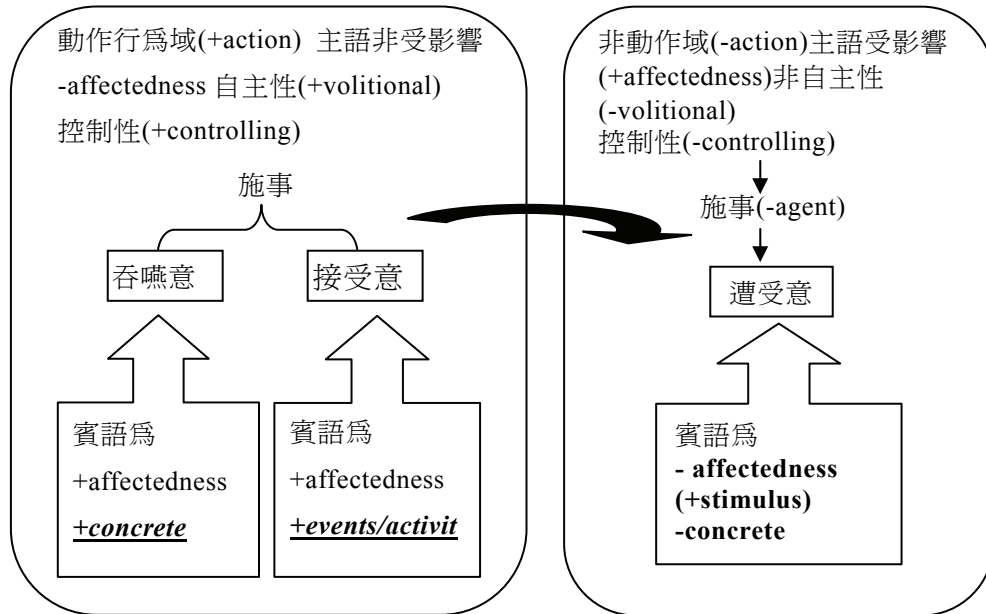
（40）礦機場不僅沒有被評為先進單位，反而吃了批評。

我們認為這兩個例子也可以說明遭受意和接受意有關，例（39）的「吃話」表示主語對情況的接受性，並具有主語具有自主及控制性亦即「很會吃話」，甚至我們可以改為「不吃話」「不吃下來」的否定形式。例（40.）「吃批評」則是帶有負面意的「批評」，「礦機場」則成為遭受批評的對象。除此之外「吃軟不吃硬」也可以有「接受」和「遭受」兩種理解，因為「軟」、「硬」表達兩個正負概念，對於正向的人們傾向於接受，負面的則理解為遭受意。「吃」從動作行為域的「接受」到非動作行為域的「遭受」情形表示如下：

	主語	動辭	賓語	例
動作行為域	+volitional +agent	+action, +transitive	+ affectedness + events/activity	（37）（39）
接受意	+controlling			
非動作行為域（心理域）	-volitional -agent (+experience)	-action, -transitive	- affectedness (+stimulus) -concrete	（32）-（36） （38）（40）
遭受意	-controlling +affectedness			

這裡存在一個問題，從前述的說明來看，所謂的自主性、控制性，本文採用了以「不」等否定辭作為判斷，如：「（不）吃飯」，「（不）吃這一套」，「（不）吃虧」，「（不）吃喜酒」。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無標情形，都可以對應為有標，如上述例句中的「吃閉門羹」、「吃敗仗」、「吃倒帳」，以及常見的「吃牢飯」、「吃官司」、「吃一拳」，這些都沒有相對應的否定形式。明顯的，這些「吃」都是直接用以表達遭受意，而不同於「（不）吃虧」存在於動作域及心理域兩個層次。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下節說明。在此先小結「吃」從動作行為表接受到非動作行為表遭受意的語意變化，如下圖二所示：

圖二：「吃」從動作施事到遭受意的語意變化



在 3.1 節中動作行為域的「吃」由吞嚥、接受、參與的語意延伸，如前述是因為賓語的語意屬性泛化所致，「吃」表接受意其賓語是一個活動以及事件，但是表遭受意的賓語抽象性越來越高成為心理狀態的刺激物，藉由賓語的抽象化、泛化使得「吃」從具體的動作行為投射到非動作行為表遭受的心理狀態。到目前為止，「吃」表遭受意的延伸，作了上述的討論。尚待解決的問題是：為何有些辭有無標和有標的對稱性，如：「(不)吃虧」、「(不)吃這一套」、「(不)吃飯」，而有些辭只有無標用法，如「吃驚」、「吃敗仗」、「吃官司」、「吃牢飯」、「吃閉門羹」、「吃喜酒」、「吃花酒」、「吃醋」。底下，我們將從辭彙化分類試圖做說明。

4. 「吃 X」的辭彙化分類

4.1 辭彙化的類別

關於辭彙化的定義，至少有兩種層面討論：有的從語法觀點而論，如 Harris and Campbell (1995) 則是指辭彙內部的部件（語素）經由重新分析後被「吸收」(*recruited*) 成為「凝固」(*cohesion*) 整個辭而形成具有句法層級性的功能或是辭類的語法功能。有的則從語意觀點而論，如 Bussmann (1996)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指辭彙形式變的具有成語意 (*idiomatic*)

meaning) 的非字面組合 (non-compositional)。

Packard (2001) 從語意及語法觀點將辭彙化分成兩類：1. 弱辭彙化：當這個辭彙的組成成分仍然保有語意以及語法功能。2. 強辭彙化：當這個成分在語意及語法上變得不透明或失去原有的語法功能 (unavailable or opaque)。並且，他將辭彙化定義為：語素的發展過程中吸收成為一個辭的過程⁸。據此，Packard (2001: 222) 把辭彙化作了下列的分類：

<i>category</i>	<i>lexicalization type</i>	<i>word component meaning</i>	<i>grammatical identity of relations</i>	<i>examples</i>
1	conventional	full	present	<i>páchóng</i> 爬虫 crawl-insect 'reptile'
2	metaphorical	metaphorical	present	<i>diànyǐng</i> 电影 electric-shadow 'movie'
3	asemantic	opaque	present	<i>wènshì</i> 問世 ask-world 'to be published'
4	agrammatical	full or metaphorical	absent	<i>xuéjiū</i> 學究 study-research 'pedant'
5	complete	opaque	absent	<i>yāgēn</i> 壓根 pressure-root 'completely'

由第一類開始到第五類，即是辭彙化程度由低到高的過程，這過程中不是跳躍式，而是漸變（漸層）。我們將採取上述 Packard (2001) 的觀點，來討論「吃 X」辭彙化分類。

4.2 隱喻類辭彙化

隱喻辭彙化是指辭彙內部組件（語素）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同時基於相關性，形成隱喻的解釋（理解），辭的語法關係仍然保有存在。

⁸ Packard (2001: 216) I will use the term 'lexicalization' to refer to cases in which 'material develops into or is *recruited* to form lexical items' -re being lexicalized as part of the word *we're*

第二節中，我們認為動辭「吃」的語意由「吞嚥」起始，如例（23）-（25）。然而，有些「吃」卻產生了引申如：「吃飯」，可以表示吞嚥飯這個食物，並可以用肯定及否定表達，如「我喜歡（不）吃飯」，甚至可以替換賓語如：「我喜歡（不）吃麵」。因此「吞嚥」是「吃」最原始的表達，主語的施事性及動作性最強，同時可以自主決定，這是一個自然常規的約定用法。

除此，「吃飯」有另兩個意思，第一個是「招待」意，常常用於說話時表示熱情的邀請對方。如下（41）-（43）：

- （41）好久不見了，有空來家裡**吃飯**吧！
- （42）改天我請你**吃個飯**，謝謝你的幫忙。
- （43）他在清真館子請一位中東客戶**吃飯**。

在這裡的「飯」不是指米飯，而是代表一種「宴席」、「餐點」，透過轉喻（metonymy）的方式⁹用「飯」表示菜餚。所以這裡的「吃飯」的外部語意是透過轉喻產生筵席菜肴之意，而內部結構是一個動賓式，亦即表達了主語的動作性。另外一個常見的「吃豆腐」、「吃喜酒」，也是一個隱喻辭彙化的例子，如下例（44）-（48）：

- （44）炒菜改用沙拉油，可適量**吃**瘦肉、豆腐等。
- （45）約翰在美國拒絕讓老外**吃**臺灣人豆腐
- （46）開放的女主角—「瑪莉」，故事中常**吃**男生豆腐，玩弄男生。
- （47）我正好要去**吃喜酒**。
- （48）明年**吃**他的喜酒。

例（44）的「吃」的確是表示「吞嚥豆腐」，而例（45）-（46）「臺灣人」、「男生」與「豆腐」之間透過聯想性，表達出帶有「戲弄」、「損失」，此時的主語「臺灣人」、「男生」失去了施事性、自主性、動作性，「吃」則是具有「遭受」意。上述這些例子都具有隱喻/轉喻內涵，以飯喻餐、以豆腐喻人。在語法關係上「吃」和後面所指代的賓語關係不是緊密，亦即辭彙完整性較弱，比如「吃個飯」、「吃某人豆腐」都可以從中離析，同樣的例（47）「吃喜酒」也是表示參與喜酒，「吃」的動辭性依然存在，然而辭彙結構也不是相當緊密如例

⁹ 就 Packard（2001）的劃分稱為 Metaphorical 但是我們認為應該用精準的轉喻較為恰當，表示以部份代替全體。

(48) 也可以離合。除此之外，隱喻類辭彙化的例子如：「吃（過）苦」「吃（某人）的醋」，也是以飲食的「味道」比表示遭受不好的對待；以及處所指代食物、生活依靠的來源也都屬於此類辭彙化，如：吃食堂、吃學校、吃父母、吃利息、吃教、吃閒飯。

4.3 無語意性辭彙化（Asemantic lexicalization）

所謂的「無語意性辭彙化」是指從歷時層面來看辭彙的意涵，可以從個別語素得知，但是在共時層面就無法從字面意獲得，甚至帶有隱喻的意涵。雖然語意不透明，但是仍然保有語法關係。常見的如「吃虧」、「吃驚」、「吃這一套」、「吃敗仗/戰」如下例句所示：

(49) 保持警覺，才不會**吃虧**上當。

(50) 最令我**吃驚**的是，連廚房和廁所都堆著古董。

(51) 張三罵盡天下，不**吃**惡魔黨那一套。

(52) 王建民復出首場**吃**敗仗。

(53) 這次**吃**敗戰我自己真的佔了很大的原因三分球 12 投 3 中。

例句(49)(50)「虧」、「驚」都有一個相對口語性的辭彙「損失」、「嚇」，如同「虧損」、「驚嚇」都是同意並列。而且，我們在語料庫中沒有發現「吃嚇」以及「吃損」，也就是無法用近意口語化的辭彙相互替換；例(51)「吃這一套」也是指代說語中前述的部分，跟我們平時所謂的表示一個完整單位的「套」——「套餐」「套房」完全無關。

另外，這幾組辭彙都可以從中破壞結構，例如「吃（過/了/大）虧」、「吃（了）一驚」、「（不）吃這一套」。「吃虧」、「吃驚」動辭「吃」後都可以加上動貌標誌，表示完結或是經驗在語法結構中還是一樣視為動賓式，只是在語意表達上「虧」、「驚」是作為刺激物，「吃」表示遭受意涵。

「吃這一套」，動辭「吃」的語意為「接受」，就辭彙內部結構來說，「吃這一套」結構緊密無法從中破壞為如「*吃（了/過）這兩套」。但是，「吃虧」、「吃驚」、「吃這一套」都可以受否定辭「不」產生否定影響如下例：

(54) 「貨比三家不**吃虧**」，就是指採購東西要在多方比較

(55) 說到我和他說的一些情況他聽了並不**吃驚**。

(56) 別把我當成你的個案，我才不**吃**這一套

上面這三個例子，不論從內部加上動貌標記或是外部的否定形式，都可以改變其內部的各項功能。就語意來說，「虧」、「驚」是採取了較為歷時性、書面語程度較高的辭彙用法，而「這一套」必須用在特定的語境中，指代前述的內容。

例（52）（53）「吃敗仗」、「吃敗戰」，動辭「吃」也能加上「了」後表示完結或是狀態改變。如下例子：

（57）這天，對珍珠港發動了攻擊，讓措手不及、毫無警覺的美軍**吃了敗戰**。

（58）中華隊上午出戰美國隊，下午對上加拿大隊，連**吃敗戰**。

（59）美麗拳王芭莉婭**吃（了）敗仗**。

例（57）-（59）「吃敗仗/戰」就辭彙結構來說，「了」附在動辭「吃」之後表完結或是狀態改變，除了之外表示經驗貌的「過」也可以加插在「吃敗仗/戰」當中，如例（60）-（63）

（60）蒙古帝國最強盛時在哪里**吃過敗仗**？

（61）活用兵法一輩子**沒吃過敗仗**。

（62）德米特里在戰場上可能從未**吃過敗戰**。

「吃敗戰/仗」已經是一個完整固定的語意內涵，少有用法替換為「吃勝戰」「吃贏戰」¹⁰。

4.4 無語法性辭彙化（Agrammatical lexicalization）

無語法性辭彙化，是指辭彙內部的語素一樣具有語意（全部或隱喻），但語法關係不存在，常見的例子如「吃官司」、「吃牢飯」。

「吃官司」、「吃牢飯」都具有隱喻意涵，同時辭彙內部的完整性，不能受動貌標記、否定辭破壞結構如：「（不）吃（了/過）官司」、「（不）吃（了/過）牢飯」，其語意表達固定不變，也就是說「吃官司」、「吃牢飯」只能視為一個完整的辭彙單位，具有固定的語意。如下例（63）-（66）：

¹⁰ 「吃勝仗」的例子透過網搜尋還是有相關語料如：「本工會敵對多時卻連連戰敗，吃勝仗的滋味早已淡忘？」只是在語言使用時會採取否定不好的，進而傳達正面的意涵，所以相較之下「沒吃過敗仗」也就是「吃勝仗」的概念。

- (63) 男子愛松阪牛帶肉闖關**吃官司**。
- (64) 假結婚**吃官司**，想離婚無計施。
- (65) 亞瑞納斯定罪準備**吃牢飯**，無照持槍。
- (66) 約翰對黑老大唱《壞人》 差點**吃牢飯**。

「吃官司」、「吃牢飯」都是具有隱喻/轉喻特質，但是不同的是這兩組辭結構緊密，較難以拆解¹¹，和「吃虧」、「吃驚」相比「吃」的語意都是表示遭受，但是「官司」和「牢飯」的外在的強制力更強也就是無法自主控制，相反的「吃虧」、「吃驚」都可以有相反的否定形式「不」自主控制高於「吃官司」、「吃牢飯」。

4.5 完全辭彙化

最後一類完全辭彙化，其特徵為：不論是語意還是辭彙內部語法功能都變成不明顯。如「吃飯」表示「生活」的意思以及「吃閉門羹」如下例（67）-（69）。

- (67) 農夫，是靠天**吃飯**的。
- (68) 建設局長巡視，萬客隆，內湖店，**吃閉門羹**。
- (69) 富二代**吃了閉門羹**雙方僵持近三個小時。

上例「吃飯」已經從吞嚥到款待筵席又再進一步引申為「生活」，並且辭彙內部具有相當完整的結構，因此例（67）不能改為「農夫，是靠天吃（了/個）飯的。」例（68）「吃閉門羹」辭彙語意具有典故性，已經無法得知「閉門羹」的原意，具有固定的意涵；例（69）就結構上來說可以用「吃了閉門羹」作為拆解，因此亦可以歸入隱喻性辭彙化中。

綜合上述的討論，簡單的將「吃」的辭彙化類別作了以下的整合：

約定性辭彙化	吃飯 1 吃麵 吃水果
隱喻性辭彙化	吃飯 2 吃喜酒 吃醋 吃苦 吃豆腐
無語意性辭彙化	吃虧 吃驚 吃這一套 吃敗戰
無語法性辭彙化	吃敗仗 吃官司 吃牢飯
完全辭彙化	吃飯 3 吃閉門羹

¹¹ 有語料顯示「吃牢飯」可以說為「吃了十年牢飯」；「吃官司」亦可為「吃了一場官司」（張某因為失職被告到官府吃了一場官司）此時就可以歸入為隱喻性辭彙化。

約定性辭彙化就是表示飲食意「吃」最原始的典型用法，如例（23）-（25），其實語都是可食用的物質；隱喻性辭彙化則是用處所、人稱來指代生活憑藉或是參與某活動；無語意性辭彙化動辭「吃」的賓語帶有大量的書面語、文言用法；無語法性辭彙化賓語具有隱喻或轉喻性，但是結構完整不能被拆解；最後完全辭彙化則是已經成爲一個固定的化石化用法，其字面意、結構都無法加以分析，而是需要更大的語境加以理解。正如本節開頭所述，辭彙化是漸變的。因此，在每一個辭彙化類別中，都可以互相涵蓋交集。

5. 結語及問題

本文主要討論兩個議題：2、3 節我們討論了「吃」的從表飲食的動作施事到遭受意的延伸做了下面的結論：當動辭「吃」的主語具有自主性及控制性較強時，不論吃的賓語是物體（飯、麵）或是事件活動（花酒、喜酒、這一套），「吃」都是在動作域內；相反的當「吃」的賓語成爲抽象性、心理性並帶有負面意涵，主語的動作性及控制性減弱，變成非自主、受影響者的經驗者，「吃」的語意就轉換到心理域表示遭受，如：吃虧、吃驚、吃苦等。最後依據語意及內部的辭彙結構關係，我們將「吃 X」分出五種辭彙化類型，如第四節所述。

雖然，本文如實的解釋與描述「吃」的語意以及辭法、語法現象，但仍有許多問題需要再進一步細究：

漢語方言中，「酒」、「茶」、「奶」、「煙」和「吃」、「食」搭配的不同性，例如：閩南語的「吃食卜」（吃飯），同樣也具有三種意涵，吃飯、招待以及生活，剛好和漢語的「吃飯」對應。但是漢語「喝茶」在閩南話有「飲茶」及「食茶」，「飲茶」就等同於「喝茶」，但是「食茶」就是則表示招待。這樣的現象可以看到同樣的一個辭彙語意，在各地方言的語意分布不一，而其辭彙化的發展也就不同。另外，「吃 X」的各種結構形式：「吃+補語」和「吃 N」，「吃+補語」如漢語「吃飽」，閩南語的「吃飽」或是「吃食卜飽」。在閩南語中，「吃飽」可以分離爲上述的兩種形式，這是否也表示語言辭彙化的速度不同，再者像是主題化「食卜吃飽」可能也是「吃+補語」辭彙化的因素之一。

引用文獻

- Bussmann, Hadumod. (1996).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黃宣範譯 (1981), 《漢語語法》。臺北：文鶴出版社。]
- Harris, A.C., and L. Campbell. (1995).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spelmath, M. (1990).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passive morphology. *Studies in Language* 14.1: 25-72
- Heine, B., and T. Kuteva. (2007). *Wor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aul J. (1987). Emergent grammar.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13: 139-157.
- Hopper, Paul J. (1998). Emergent grammar. In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ed. By M. Tomasello, pp.155-175.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Packard, Jerome L.. (2001).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Pl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Hongming. (1994).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Bei' in Chinese*. In Paul Jen-kuei Li, et al, eds.,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 321-360. [張洪明 (1994),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 第 2 期, 321-360。]
- 江藍生 (1989), 〈被動關係辭「吃」的來源初探〉, 《中國語文》, 第 5 期, 370-377。 [Jiang, Lansheng. (1989).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of “Chi”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5: 370-377.]
- 姚道中、劉月華等編 (1997), 《中文聽說讀寫》。Boston, MA : Cheng & Tsui Co.. [Yao, Daochung, and Liu, Yuehua. (1997). *Integrated Chinese*. Boston, MA : Cheng & Tsui Co.]
- 張伯江 (2005), 〈功能語法與漢語研究〉, 《語言科學》, 第 6 期, 52-53. [Zhang, Bojiang. (2005). Functional grammar of Chinese. *Linguistics Sciences* 6:52-53.]
- 陸儉明 (2005),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Lu, Jianming. (2005).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漢語動辭「吃」從行動到遭受的語意延伸—兼論辭彙化分類

- 陶紅印（2000），〈從「吃」看動辭論元結構的動態特徵〉，《語言研究》，第3期，21-38 [Tao, Hongyin. (2000). On “eating” verbs and emergent argument structure.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21-38.]
- 陶紅印（2001），〈「出現」類動辭與動態語意學〉，《從語意信息到類型比較》，史有為編。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Tao, Hongyin. (2001). Emergent grammar and verbs of appearing. In *From Semantic Information to Typological Study*, ed. by Shi Youwei.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謝曉明（2008），《語意相關動辭帶賓語的多角度考察-「吃」「喝」帶賓語個案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Xie, Xiaoming. (2008). *A case study on phrasal verbs: “eating” and “drinking”*.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 <http://db1x.sinica.edu.tw/kiwi/mkiwi/>
[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The Revised Edi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 [審查：2011.4.18 修改：2011.9.30 接受：2012.1.11]

陳崧霖

Chen sunglin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政治大學語言所

No. 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95555502@nccu.edu.tw

**From active voice “eating” to passive voice “suffering”
-- the semantic change of verb *chi* in Chinese**

Sunglin 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erms of argument structure, the verb *chi* 吃 ‘eat’ requires an agent and a theme as the subject and object respectively. The agent subject possesses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volition] and [+control], while the theme object has the feature of [+concrete]. Aside from the typical action and transitive usage, non-action and intransitive usage, meaning suffering, also exists. In the case of the non-action and intransitive usage, the subject becomes an experiencer and the object a stimulus, yet these two different semantic meanings are derived under an identical formal structure: (S) NP1 + (V)吃+(O)NP2. Based on emergent grammar, the current study reveals that the object of *chi* 吃 is generalized from [+concrete] to [-concrete] and equipped with the implication of adversity. Furthermore, the semantic role of the subject is transformed into a non-volitional experiencer from an agent, making *chi* 吃 reinterpreted as non-action and intransitive rather than action and transi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ategorize various types of “吃 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xicalization.

Key words: argument structure, semantic role, lexicalization , emergent grammar